

社会风俗与民众心态

“虚耗”鬼的由来与禳除习俗

——中国岁时节日体现的民众心态

常建华

60多年前，文史大师陈寅恪读沈兼士先生《“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一文后曾说：“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①并肯定该文适合此定义。的确，从“鬼”一类字的源流，可考见古人思维的发展、民间信仰的演变、特定时期的社会心理，意义重大。

“虚耗”是钟馗捉鬼故事中小鬼的名字，钟馗的大名如雷贯耳，而知道“虚耗”的人恐怕就不多了。“虚耗”鬼从何而来，有何意义，在传统民俗信仰中的情形如何，这是笔者关心的问题。若言“训诂”或“作一部文化史”，尚祈语言文字学和文化学的研究者有以教我。

“虚耗”鬼的由来

完整记载钟馗捉住虚耗并将其吃掉的故事是《唐逸史》，南宋理宗时人陈元靓编《岁时广记》卷四十“梦钟馗”条引该书：

明皇开元讲武骊山，翠华还宫，上不悦，因疟疾作，昼寝。梦一小儿，衣绛袂鼻，跣一足，履一足，腰悬一履，搢

一筠扇，盗太真绣香囊及上玉笛，绕殿奔戏上前。上叱问之，小鬼奏曰：“臣乃虚耗也。”上曰：“未闻虚耗之名。”小鬼奏曰：“虚者，望空虚中盗人物如戏；耗即耗人家喜事成忧。”上欲怒，呼武士。俄见一大鬼，顶破帽，衣蓝袍，系角带，靸朝鞋，径捉小鬼，先刳其目，然后擘而啖之。上问大者：“尔何人也？”奏云：“臣终南山进士钟馗也，因武德年中应举不捷，羞归故里，触殿阶而死，是时奉旨赐绿袍以葬之，感恩发誓，与我王除天下虚耗、妖孽之事。”言讫梦觉，疟疾顿瘳。乃诏画工吴道子曰：“试与朕如梦图之。”道子奉旨，恍若有睹，立笔图就进呈。上视久之，抚几曰：“是卿与朕同梦尔。”赐以百金。^②

由此可知，小鬼虚耗擅长盗窃人之物品和破坏人家喜事，与妖孽同类。

今人高国藩先生认为，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三载有钟馗传说，这是首次所见到的真正的钟馗传说。而《唐逸史》已佚，何时成书已不得而知，较晚于《梦溪笔谈》的高承《事物纪原》卷八所载钟馗传说，才使唐人钟馗故事中的小鬼有了“虚耗”这个名字。^③不过唐宪宗元和二年成书的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七五《地道经》—《魑魅》说：魑，“音虚，虚耗鬼也。”^④据此则唐代已有“虚耗鬼”名。此外，唐末《辇下岁时记·灶灯》说，都人至年夜，祀灶后，“夜于灶里点灯，谓之照虚耗”^⑤。此虚耗是灯照的对象，当是鬼名。另外，叶大兵、乌丙安二先生主编《中国风俗辞典》“照虚耗”条记载：“据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载，江陵（今属湖北）旧俗，孟春望夕，高列彩灯，谓之照虚耗。”^⑥如此则唐人又有正月十五日照虚耗之俗，可为唐代已有

虚耗鬼名又一佐证。但是，笔者将中华书局标点本《酉阳杂俎》翻检两遍未能发现该记载，如果不是笔者漏检的话，则是辞典作者引书版本方面的问题或引书有误。

虚耗成为鬼名与钟馗信仰密切相关。高国藩考察了唐代的钟馗信仰，他根据初唐至盛唐时王仁煦《切韵》“钟馗，神名”，全唐文所载张说《谢赐钟馗及历日表》中“屏祛群厉，绩神像以无邪”，刘禹锡《为淮南杜相公谢赐钟馗历日表》中“伏以图写神威，驱除群厉”等文献记载，认为“钟馗信仰产生于初唐，并在盛唐、中唐广泛流传”，旨在“驱除鬼邪”。又根据敦煌唐写本斯二〇五五《除夕钟馗驱傩文》、伯三五五二《儿郎伟》提出，“钟馗是在岁末统领大众‘驱傩’之神，这就说明钟馗信仰，是从周代一直流传下来的驱傩风俗演化而来的。”^⑦在斯二〇五五《除夕钟馗驱傩文》中有句：“感称我是钟馗，捉取江游浪鬼。”前引张说、刘禹锡文中钟馗所降之物为“群厉”。关于“厉”，《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厉之不如。”杜预注：“厉，恶鬼也。”所以“群厉”即众恶鬼的意思。根据这些记载，盛唐以前的钟馗信仰中，尚未发现虚耗鬼名，或至少不流行，“虚耗”鬼名流行于盛唐以后。

不过，厉与虚耗之虚关系密切。《庄子·人间世》说：“昔者尧攻从枝、胥敖，禹攻有扈，国为虚厉，身为刑戮。”陆德明释文引李颐曰：“居宅无人曰虚，死而无后为厉。”李颐对“厉”的解释更为具体，也符合人们对鬼的类型化认识。杜佑《通典》原注说：“鬼有所归，乃不为厉。”^⑧无后的厉鬼难以在地府安身，故到处游荡为害。厉又同疠，指染疫病，或与厉鬼特性不无关系，总之厉鬼如同前引斯二〇五五《除夕钟馗驱傩文》所说的“江游浪鬼”。不过李颐对“虚”的解释只是从与“实”相对的“空”的含义入手，将虚与厉看做是战争造成的结果。

事实上，虚与厉有着更深的内在联系，虚是产生厉的根源，厉作为被驱除之物，也应当放在雩的礼俗中理解。《尚书·尧典》说：“宵中星虚，以正仲秋。”即北方玄武七宿之一的虚星巡天，时值仲秋。陆思贤先生指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少皞专事司秋，居住在西方日落之地，立杆测定日落之景，此时太阳在西，晷影在东，先民们谓之“反景”，并引《山海经·西次三经》：“长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华按：少昊即少皞）居之。……实惟员神魄氏之宫。是神也，主司反景。”认为“魄字从鬼，‘鬼氏之宫’即‘鬼宫’、‘鬼国’，先民们创作鬼神话，从秋分开始，到冬至结束，占领整个西北天。过了冬至，《礼记·郊特牲》说：‘天子大蜡八’，‘蜡也者，索也’。大雩驱鬼，鬼统治的节令才算过去。”^⑥雩与送阴气及虚星也有密切关系，《汉书·律历志》说，秋为西方，属少阴；冬为北方，属大阴。秋冬季正是阴气兴盛之时。《礼记·月令·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东汉郑玄注：“此雩，雩阴气也。雩阴始于此者，阴气右行此月之中，日历虚、危，虚、危有坟墓、四司之气，为厉鬼，将随强阴出害人也。”唐孔颖达疏：“虚、危有坟墓、四司之气者，熊氏引《石氏星经》云：‘司命二星在虚北，司禄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禄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史迁云：‘四司，鬼官之长。’又云：‘坟四星在危东南’，是危、虚有坟墓、四司之气。”可知二十八宿北宫的虚宿因北有司命、司禄、司危、司中这作为鬼官之长的四司，若阴气在十二月出来，意味着厉鬼“随强阴出害人”，所以要行大雩，以逐除之。因此，虚是厉的根本，厉是虚造成的，虚厉可作为一个词汇看待，是厉鬼的意思。

鬼与虚星的关系也反映在颛顼神话中。《史记·天官书》：“北宫玄武：虚、危。”虚星属于北方，北方帝是颛顼。《淮南子·天

文篇》：“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北方帝颛顼负责冬季。《尔雅·释天》：“玄枵，虚也。颛顼之虚，虚也。北陆，虚也。”晋郭璞注：“虚在正北，北方色黑；枵之言耗，耗亦虚意。”又注：“颛顼水德，位在北方。”又注：“虚星之名，凡四。”可知虚与耗含义相同，虚耗又可名为玄枵，虚在正北色黑，颛顼系北方之神。^⑩基于颛顼的神格，便会产生鬼。《搜神记》卷十六说：“昔颛顼氏有三子，死而为疫鬼：一居江水为虐鬼；一居若水为魍魉鬼；一居人宫室善惊人小儿，为小鬼。于是正岁命方相氏，帅肆雉以驱疫鬼。”看来颛顼生疫鬼亦基于虚耗之说，以雉驱除疫鬼，潜藏着逐耗的因素。

前面侧重分析虚与厉鬼的关系，下面来看耗。耗字与秬字通，所以《康熙字典》说耗“《说文》本作秬，稻属。”又讲秬“《音补》通作耗，减也，败也，虚也。”耗与虚相同。耗又有“恶”义，《后汉书·章德窦皇后纪》：“家既废坏，数呼相工问息耗。”注引“薛氏《韩诗章句》曰‘耗，恶也。’息耗犹言善恶也。”耗还是恶神，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地真卷》有“月建煞耗之神”之句，煞为凶神，耗有恶义，可见当时有某月煞耗之神控制的观念。煞耗之神，当是凶神恶煞的意思。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有“耗磨日”习俗。前引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史料后接着记载：“《异苑》曰：虚耗鬼所至之处，令人损失财物，库藏空竭，名为耗鬼，其形不一，怪物也。”文中所说《异苑》，为南朝彭城人刘敬叔所作志怪小说集，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异苑》，卷八记载了两则有关虚耗鬼的故事：

余姚县仓封印完全，既而开之，觉大损耗，后伺之，乃是富阳县桓王陵上双石龟所食，即密令毁龟口，于是不复

损耗。

琅琊费县民家，恒患失物，谓是偷者每以扁钥，常周行宅内，后果见篱一穿穴，可容人臂，甚滑泽，有踪迹，乃作绳驱，放穿穴口，夜中忽闻有摆扑声，往掩，得一髻，长三尺许，从此无复所失。

由此可知，《一切经音义》文中的“《异苑》曰”，系慧琳总结之语，并非原文。《异苑》的这两则故事系于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九年的故事之后，也应当是记载南朝刘宋时之事。前一则故事明言龟怪可“损耗”官府仓库之物，后一则故事中的髻怪也能在锁上门的民家偷物，慧琳对《异苑》虚耗鬼故事进行的概括是准确的。《异苑》的上述故事说明，南朝刘宋时人们已有虚耗鬼怪损耗、偷盗财物的观念。而且前一则故事讲的是官府仓库被损耗，它实际上是后世所说“耗磨日”习俗的滥觞。

唐代已有“耗磨日”记载。唐人张说《张燕公集》四有《耗磨日饮二首》，其一：

耗磨传兹日，纵横道未宜。
但今不忌醉，翻是乐无为。

其二：

上月今朝减，流传耗磨辰。
还将不事事，同醉俗中人。

可知自古流传有耗磨日，亦曰耗磨辰，该日官府“不事事”，官员有饮酒之俗。根据《异苑》记载，此俗可上溯南朝刘宋时，它来源于古代的虚耗鬼观念。又据后来记载，耗磨日是正月十六日。如宋代袁文《瓮牖闲评》卷三记载：“《嘉祐杂录》云：‘正月十六日大耗，京师局务如都商税务亦休务一日，其令如此。’然《稿简赘笔》所载耗日，止是耗磨耳。故唐张说诗云：‘耗磨传兹日，纵横道未宜。’又诗云：‘上月今朝减，人传耗磨辰。’如此则止是耗磨，磨茶、磨麦等合忌之，官司局务去处何必休务耶！”^⑩则宋代耗磨日又称耗日、大耗，忌磨茶、磨麦及诸业务，官司局务停业。宋代在正月十六耗磨日，掌财物的部门要放假一天。明代杨慎《丹铅总录》卷三“耗磨日”条：“正月十六日谓之耗磨日。……此日必饮酒，官司不令开库而已。”^⑪明人冯应京辑《月令广义·正月令》也将正月十六日作为耗磨日，并引“《野记》：‘正月十六日谓之耗磨日，官私不开仓库’”^⑫。可见耗磨日最忌亏损，仓库等与钱财关系密切之处尤其如此。张说讲此日吃酒“不忌醉”，是指衙门仓库全关起来，不必担心减损了。看来耗是仓库减损的原因，小鬼虚耗善盗基于耗的本义和耗磨民俗，自然耗也被人们视为恶。所以十六日耗磨日之耗，也被作为虚耗，后世有在是日禳除虚耗之俗。《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岁功典》第十五卷“孟春部”载直隶元氏县志书说：“十六日夜半用杵遍杵宅院，谓之捣虚耗。”

关于虚与耗相通的关系，前面已经涉及，这里补充一些例证。《史记·天官书》说旗星之“中六星曰市楼。市中星众者实；其虚则耗”。唐张守节正义：“市中星众则岁实；稀则岁虚。”“耗，贫无也。”星稀即虚意味着耗即农业歉收。《天官书》又说：“故候息耗者，入国邑，视封疆田畴之正治，城郭室屋门户之润泽，次至车服畜产精华。实息者，吉；虚耗者，凶。”虚耗二字因意思相通

而联结为一个词，这里含义是空虚。《抱朴子·内篇·微旨卷》记载：“夫阴阳之术（按：指房中术）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虚耗而已，其理自有极，安能致神仙而却祸致福乎？”此处的虚耗也是一个独立的词，指身体的亏损、消耗。上述事例表明，汉代和晋代已有虚耗一词，表示空虚、亏损、消耗。虚耗的这一含义，正是产生《唐逸史》中“望空虚中盗人物如戏”、“耗人家喜事成忧”的小鬼命名“虚耗”的基础。

虚与耗为鬼还表现在文字方面。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魑，耗神也；从鬼虚声。”此“魑”即虚耗鬼，魑从鬼旁说明属于鬼类，虚声说明从虚而来。根据因声求义的原则，魑鬼当含有虚厉，使空虚、亏损的意思，魑即耗。魑也是夔即鬼，章炳麟先生《小学答问·夔神魑也》说：“古言鬼者，其初非死人神灵之称，鬼宜即夔。《说文》言鬼头为禺，禺头与鬼头同。禺是母猴，何由象鬼，且鬼头何因可见，明鬼即是夔。……魑为耗鬼，亦是兽属，非神灵也。韦昭说夔为山猨，后世变作山魑，魑亦兽属，非神灵。……故鬼即夔字，引申为死人神灵之称。”沈兼士进一步论证：“魑：扬雄《甘泉赋》，‘捎夔魑而扶犷狂。’张衡《东京赋》，‘残夔魑与罔象。’《说文》，‘夔，神魑也，如龙，一足，从夂，象有角。’按魑即夔也。”^④

明白了虚耗之鬼“魑”即夔，有助于理解钟馗捉鬼故事的产生。明杨慎《丹铅总录》卷十三“钟葵·钟葵·终葵”条引《北史》：“尧暄本名钟葵，字辟邪。”认为“后世画钟葵之门，谓之辟邪，由此附会也。”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二“钟馗”条说：“《金石录》晋、宋人名以终葵为名，其后讹钟馗。”还引陈心敬的观点，指出“钟馗当作终夔”，因“古文夔一作馗”，“夔，山鬼”，“穷治邪鬼，故称终夔耳。”此说实乃真知灼见！根

据我们以上分析，终夔之“穷治邪鬼”也就是治魑，即治虚耗之鬼。

古人对虚与鬼关系的看法，基于中国古代对宇宙本原及秩序的思考。中国古代有“太虚”一词，《庄子》认为这是“在太极之先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的东西，是天地未开之形，实即宇宙的本原。《老子》十六章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王弼注：“以虚静观其反复，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复归于虚，静是物之极笃也。”“有起于虚”，而动“卒复归于虚”，可见虚是事物发生的起始。所谓“致虚极”，陆思贤认为“即冬至初宫初度，是起始的零（0），故云‘致虚’，即最虚；又说‘虚极’，还是最虚。虚极则元气复生，故云‘吾以观复’”^⑤。可见最虚、虚极便会使事物朝相反方向转化。北宋的张载更提出“太虚即气”的学说，《正蒙·太和》指出：“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把太虚作为世界的本体。又指出“由太虚，有天之名”，即天就是太虚。太虚的观点反映出古人认为冥冥中有超自然的力量主宰宇宙万物，魑可以视为空无的重要主宰物。这也就决定了如《淮南子·泰族训》所说的“夫鬼神，视之无形，听之无声”。具有空虚的特性。

古人又把阴阳作为宇宙万物的分类和秩序的原则。鬼是从属于阴的东西，许慎《说文解字》释“鬼”字：“人所归为鬼，从人，像鬼头，鬼阴气贼害，从厶。”“鬼阴气贼害”也是出于对冥冥真宰的思考。鬼在中国语言上的反映，前面对“魑”的论述已经涉及，此处再作进一步探讨。日本学者山田庆儿指出，中国话是拟态语言，如“‘空’字的声音 kong，所表现的是‘光哪’一下子就空无一物了的感觉”，“这种拟态的性格，对思考不能不产生影响，从而产生了独特的源于声音的思考。声音是万物对人的身体乃至

情绪所产生的反应，因此，同音和声音相近的一些字便具有相同意义或意义相近，人们作如是想乃是当然之事。此即‘音通’。”“声音的思考也不仅限于‘音通’。‘阴阳’是中国哲学和中国科学的基本概念之一。”仅就其声音而言，“‘阴’原来指的乃是阴暗。‘阳’指的是光明。‘阴’的声音(yin)，要把嘴闭成一狭条进行发声，而‘阳’(yang)则是大张口来发声。可能这是因为当接触事物阴暗感觉时，作为身体的反应形成把嘴闭成狭条的发音，而感到光明时则张口发音的缘故。各种各样的概念，尤其是那些抽象的概念，当拟将此概念划分成‘阳’‘阴’两个范畴时，很可以使人联想到声音。这和字意也有关，虽说当然会出些例外，但一般说来有下列倾向：把口闭拢起来发声的，大都属于‘阴’的范畴，而张口发声的则属于‘阳’的范畴。”^⑩我想，基于这种认识，“鬼”和“虚”的发声属于“阴”的范畴。特别是直到今天，人们为不被发现而又要想弄清楚对方的动静时，往往会向同伴以手指嘴发出轻声的“嘘”声，或摆出发“嘘”声的口型，在阴暗处尤其如此。这个“嘘”反映的深层内涵，是关于想了解、把握虚空世界的努力。鬼由虚产生，或写作“魑”，是基于对宇宙秩序的思考，而天上虚宿四司之气可化为厉并随阴气出来害人的观念，不过是把抽象的思考具象化，当“望空虚中盗人物如戏”、“耗人家喜事成忧”和虚耗作为鬼名诞生，标志着这具象化的最后完成。

禳除“虚耗”习俗

钟馗捉鬼的故事产生于唐代，自唐代中后期开始，钟馗信仰迅速传播。北宋时代，蔡中旧有吴道子所画钟馗，其卷首有唐人题记，题记说唐玄宗奖赏吴道子，批曰：“灵祇应梦，厥疾全瘳。

烈士除妖，实须称奖。因图异状，颁显有司。岁暮驱除，可宜遍知。以祛邪魅，兼静妖氛。仍告天下，悉令知悉。”^⑧钟馗捉鬼的故事经过官府颁发图像，告示天下，而广为流传。唐玄宗时代开始，岁暮向大臣赐钟馗图和历日，并为五代和宋朝有所继承，这也促进了钟馗信仰的普及。

虚耗也伴随着钟馗的普及而普及。唐末《辇下岁时记》记载了都城长安的“照虚耗”习俗，至宋代，禳除虚耗的习俗进一步流传。禳除虚耗与逐除疫鬼的驱傩有密切关系。由于驱傩为冬至后特别是腊日的活动，唐代行腊晦傩，^⑨即除夕行驱傩。宋以后除了继承除夕驱傩外，祀灶固定在腊月二十四日（或二十三日），祀灶日也是驱傩的重要时期。所以祀灶日和除夕是禳除虚耗的主要日期。用灯照是禳除虚耗的主要形式之一，正月十五日是灯节，而十六日为耗磨日，故元宵日也是禳除虚耗的重要日期。加上冬至和填仓节，禳除虚耗主要在从冬至到来年正月的冬季期间进行。

禳除虚耗的形式主要是用灯照，击鼓吓、给食物以及示以钟馗，即照虚耗、打耗、饲耗、除耗等，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一）照虚耗

依进行时间不同分别介绍：

1. 除夕照虚耗。《辇下岁时记》讲唐代“年夜”以“灶灯”照虚耗，唐代祀灶取晦祭说，故此处的“年夜”是大年三十的除夕。此条资料在《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岁功典》收在除夕部，也是一个证明。

宋代除夕照虚耗的记载颇多。宋阙名《异闻总录》四：“京师风俗，每除夕必明灯于厨、厕等处，谓之照虚耗。”^⑩吕原明《岁时杂记》记北宋习俗：“交年之夜，门及床下以至圜渾，皆燃灯，除

夜亦然，谓之照虚耗。”^②周密《武林旧事》专记南宋临安风俗，其卷三《岁晚节物》说除夕“又明灯床下，谓之照虚耗”。宋代照虚耗的场所是厨、厕、门及床下，前三个场所是唐代文献中未记载的，其中厨与灶相联系。明代照虚耗习俗，见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熙朝乐事》，说除夕夜杭州人“燃灯床下，谓之照虚耗”。明代地方志存世不少，但在笔者经眼的数百部方志中，尚未发现照虚耗的记载，拙见这或许是方志风俗志记载习惯造成的，并不说明明代各地无此俗。

清代和民国地方志除夕照虚耗的记载明显增加。笔者根据书目文献出版社印行的六卷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特制两表，以反映照虚耗习俗。

表 1 清代除夕照虚耗习俗示例

省别	地方志	内 容	出 处
湖北	同治《钟祥县志》	每室置灯，日照虚耗	中南上，393 页
	同治《来凤县志》	明灯于厨、厕等处，谓之照虚耗	中南上，448 页
	同治《宜城县志》	区隙、溷厕、灶陴皆设灯，谓之照虚耗	中南上，469 页
	光绪《光化县志》	比户以高竿悬灯照虚耗	中南上，470 页
湖南	同治《醴陵县志》	合室燃灯，日照耗	中南上，497 页
	同治《武冈州志》	各户房下点灯，谓之照虚耗	中南上，600 页
广东	道光《阳春县志》	室中隐处悉点灯，以除虚耗	中南下，836 页
广西	光绪《郁林县志》	灯火达旦不寐，日照耗	中南下，1040 页
海南	咸丰《文昌县志》	燃灯达旦，以照虚耗	中南下，1115 页
四川	同治《成都县志》	庖、溷、井、厕、燃灯烛，日照耗	西南上，2 页
	光绪《灌县志》	庖、溷、井、厕俱为燃灯，日照耗	西南上，58 页

续表

省别	地方志	内 容	出 处
上海	光绪《青浦县志》	室内遍焚膏，日照虚耗	华南上，47 页
浙江	康熙《钱塘县志》	燃灯床下，谓之照虚耗	华东中，596 页
	光绪《富阳县志》	遍室燃灯，谓之照虚耗	华东中，610 页
	光绪《遂昌县志》	预辉灯，谓之照耗	华东中，931 页

表 2 《民国除夕照虚耗习俗示例》

省别	地方志	内 容	出 处
河南	《郑县志》	燃灯床下，谓之照耗	中南上，7 页
湖北	《枣阳县志》	室内遍焚膏，日照虚耗	中南上，467 页
广东	《四会县志》	通夕燃灯，照闾隙，日照虚耗	中南下，868 页
	《罗定县志》	张灯澈（彻）室，谓之照虚耗	中南下，874 页
上海	《章练小志》	至暮室内遍焚膏，日照虚耗	华东上，52 页
浙江	《杭州府志》	燃灯（床）下，谓之照虚耗	华东中，590 页
	《萧山县志》	遍室燃灯，谓之照虚耗	华东中，644 页
江西	《南丰县志》	燃灯于各室及楼上，鸡埽、豕苙皆遍，谓之照岁耗	华东中，1138 页

照虚耗是通过燃灯实现的，地方志也记载有些地区除夕燃灯，但名之曰“照岁”、“照年”等。例如在明代，万历浙江《黄岩县志》卷二《舆地上·风俗》说当地“燃灯照岁”。崇祯福建《尤溪县志》卷四《风俗》记载岁除：“家家燃灯焚旧灯，檠以迎新，谓

之照年。”在清代，康熙福建《寿宁县志》载除夕：“人家遍屋张灯，谓之照年。”^②道光福建《罗源县志》说腊月二十九：“燃灯满室，日照岁。”^③光绪浙江《永嘉县志》：“至夕，燃烛遍室，谓之照岁。”^④民国年间，四川《雅安县志》讲除夕：“房舍各处燃灯，日照岁。”^⑤福建《上杭县志》记载除夕：“室内彻夜燃灯，谓之照岁。”^⑥福建《建宁县志》：“除夕，下午送烛先人墓，云照岁。”^⑦在名为“照岁”或“照年”的习俗中，除福建建宁县在先人墓地烛照外，其他均在室内“燃灯”或“燃烛”，这一习俗尤以福建地区流行，在前面所列清代和民国除夕照虚耗事列表中，未有福建的事例，看来是代之以“照岁”了。那么“照岁”是否就相当于“照虚耗”呢？先看清同治修两部湖南方志记载，《安仁县志》说：除夕“迎灶神，多设香烛以照邪祟”。^⑧《临武县志》讲除夕“每房及闲屋舍皆具灯”。^⑨我想后者具灯的意义同前者一样是“照邪祟”，与“照虚耗”的目的是一致的。再看同治修江西《新城县志》：除夕“燃灯于各室及楼上，鸡埘、豕苙皆遍，谓之照岁耗。”^⑩照岁耗，可视为“照岁”与“照虚耗”的合一。因此，“照岁”、“照年”是驱除邪祟行为，主旨同照虚耗一致。

2. 祀灶日照虚耗。《犂下岁时记·灶灯》所记载的照虚耗因系“灶里点灯”，与祀灶关系密切。宋代照虚耗分别在腊月二十四祀灶日和除夕进行，而以腊月二十四日为盛。除前引《岁时杂记》、《武林旧事》外，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均记载于“交年”的腊月二十四日祀灶照虚耗，前者曰：“夜于床底点灯，谓之照虚耗。”后者云：“其夜家家以灯照于卧床下，谓之照虚耗。”

清代的情形，据《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制成下表：

表3 清代祀灶日照虚耗习俗示例

省别	地方志	日期	内容	出处
河北	乾隆《永平府志》	二十三日	众人乘高烛照田间，曰照耗	华北，226页
湖南	康熙《永州府志》	二十四日	是夜逐处燃灯，谓之照虚耗	中南上，558页
	同治《新化县志》	二十四日	各户房下点灯，谓之照虚耗	中南上，602页
	同治《黔阳县志》	二十四日	夜设灯于井阑、床下，谓之照虚耗	中南上，605页
	道光《晃州厅志》	二十四日	夜设灯于井阑、床下，谓之照虚耗	中南上，619页
浙江	嘉庆《西安县志》	二十四日	夜燃灯灶里，谓之照虚耗	华东中，644页
安徽	嘉庆《绩溪县志》	二十三日	祭毕，燃灯于釜，以照虚耗	华东中，1031页
江西	同治《安义县志》	二十三日	燃灯灶上……其即照虚耗之意欤	华东中，1062页

民国时代仍有祀灶日照虚耗习俗。广东《惠来县志》说腊月二十四日：“点灯灶中，谓之照虚耗。”^⑧

祀灶日照虚耗场所除了与除夕相同者外，强调灶里、灶上以及釜中，河北永平府特殊，是在田间燃烛。

3. 元宵节照虚耗。前面提到的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说，照虚耗是在“孟春望夕”，即正月十五日灯节。清代江西方志中多有元宵照虚耗的记载，例如同治《安义县志》说元宵“点灯灶上”，“其即照虚耗之意欤”。同治《东平县志》：“十五夜，闲房别室皆燃灯烛，谓照虚耗。”同治《萍乡县志》：“至元宵，暗室皆燃灯，谓之照虚耗。”同治《分宜县志》：元宵“又于窗户暗室均点蜡烛，

名曰照虚耗。”同治《都昌县志》：元宵“又或点灯釜中，谓照虚耗。”^⑧此外，顺治浙江《颖上县志》：上元“夜则张灯于门，谓之耗灯。”^⑨耗灯，即照虚耗之灯。浙江也有元宵照虚耗的习俗。

4. 天仓节照虚耗。天仓又写作填仓、添仓，正月二十日、二十五日是其节期。清光绪山西《左云县志稿》记载：“二十日俗谓小天仓。是夜各户仓房燃灯，曰照虚耗。二十五日谓老天仓，各家燃灯如前。”^⑩同治山西《阳城县志》卷五《风俗》也记载：“新正念日前夕，各家以梁黍为屑作饼，虔祀仓官，名曰补天穿，俗曰添仓。咸于室隅处燃灯，名曰照鼠嫁。”天仓节的主要习俗是作仓存粮，由作仓引申出添加贮藏、忌讳出财的观念。照虚耗即在于防止仓储亏损、消耗，此日照鼠嫁，意在防止老鼠盗窃，照鼠嫁当由照虚耗而来。

综上所述，照虚耗是旧岁结束、新年开始之际的习俗，下面对这一习俗略作说明。灯火在古代被认为可以驱鬼。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说：“正月未日夜，芦荻火照井厕中，则百鬼走。”即在正月第一个未日晚上，点燃用芦苇捆扎的火把，照亮井厕里，那么众鬼就会逃跑。旧题东汉郭宪撰，实为六朝人托名之作的《汉武帝冥记》也说：“有明茎草，夜如金灯，折枝为炬，照见鬼物之形。”^⑪进一步证明灯火驱鬼的观念在六朝十分流行。唐以来的照虚耗习俗承继了这种观念。

照虚耗的场所，唐代是灶里，在宋代扩大为厨、厕、门及床下，清代的范围更广及浴室、井以及楼上、鸡埘、豕茆等阴暗、潮湿之处。另外，如记载中出现的“区陬”、“闾陬”、“宅中隐处”、“房下”所示，屋里的角落和暗处也是照虚耗的场所。换言之，上述地方是虚耗易于藏身和出没的所在。

照虚耗亦被理解为照老鼠。在天仓节照鼠耗中已经涉及这一

问题，此处再作补证。在前引照虚耗的三张表中，不少地方将照虚耗称为“照耗”，这不仅是省略，而且有灯照耗子的意思。《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岁功典》收录的一些资料，显示出人们把虚耗之耗作为耗子理解。如卷九十一“季冬部”引《琐碎录》：“二十四日床底点灯，谓之照虚耗也。二十四日取鼠一头烧在于地上埋之，永无鼠耗。”为了“永无鼠耗”的巫术于腊月祀灶日照虚耗时进行，是把鼠耗作为虚耗理解的缘故。卷九十五“除夕部”引江南地区武进县志书说：“喂鼠饭一盂，益以鱼肉，置之奥突处而祝之曰：鼠食此毋耗吾家。”视鼠害为耗，也是鼠耗由虚耗而来的一个证明。卷十五“孟春部”引直隶永平府志书，记载正月“二十四日以鼠会亲，是宵燃灯，一岁作耗，故禁火”。同样把鼠害视为耗。还有一些地方把照虚耗的除夕作为鼠嫁日，例如表1所引《钟祥县志》除夕“每室置灯，曰照虚耗”后接着说“以花饴饼饵饲鼠，为嫁鼠，免鼠耗”。民间把照虚耗的日子视为老鼠嫁女的时间，鼠耗之耗混合了照虚耗的耗和耗子的耗。表2《四会县志》：除日“通夕燃灯，照闾阊，曰照虚耗”。此后又说：“俗乃云老鼠嫁女，不察之甚者也。”该志作者批评把老鼠嫁女定在照虚耗之日是“不察之甚”，意即附会，看来此误在于照虚耗的耗被人们认为是耗子。更直接的证据是樊彬《津门小令》所说天津“灯夕照鼠耗”，所谓“灯照元宵无鼠耗”。^⑤另外上面提到照虚耗的场所，实际上也是适宜老鼠生存的地方，照虚耗中含有照老鼠的成分。明代《正字通·鼠》说：“俗称鼠为耗虫。”更可见将老鼠称为耗子，很可能是从虚耗之耗引申出来的。

（二）打耗

鸣鼓是腊祭的重要手段。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说：“十二

月八日为腊日，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隋杜公瞻注引“《吕氏春秋·季冬纪》注云：‘今人腊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⑧。这些记载反映出古人有腊月击鼓驱疫之俗。对腊月击鼓的性质也有不同看法，宋朝高承《事物纪原》卷八《驱傩》引《轩辕本纪》：“子游岛问于雄黄曰：今人逐疫出魁，击鼓呼噪何也？’雄黄曰：‘黔首多疫，黄帝氏立巫咸，使黔首鸣鼓振铎，以动心劳形，发阴阳之气，击鼓呼噪，遂以出魁。黔首不知以为祟魅也。’或记以为驱傩之事。”^⑨把“鸣鼓”解释为“发阴阳之气”。从“腊鼓鸣，春草生”的谚语看，鸣鼓有催春的含义，《周礼·春官·籥章》：“中（仲）春，昼击土鼓。”亦当是此意。

宋以后，击鼓驱除鬼祟，时间为岁暮至来年的元宵节，主要流行于浙江湖州。宋程大昌《演繁露》：

湖州土俗，岁十二月，人家多设鼓而乱挝之，昼夜不停，至来年正月半乃止。问其所本，无能知者，但相传云，此名打耗。打耗云者，言惊去鬼祟也。《世说》祢衡作渔阳，蹀躞而前，正是正月十五。案时而言，此说近之矣。然其挝不待正月，又似不相应也。

文中祢衡事见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祢衡被魏武谪为鼓吏，正月半试鼓，衡扬枹为渔阳掺挝（按：鼓曲名），渊渊有金石声，四坐为之改容。”的确这是接近打耗习俗的一个故事。乾隆四年修《湖州府志》作者在岁时风俗“除夕”条下有一按语：“郭畀《郭天锡日记》云：湖州乡俗，从冬至至元宵各家击鼓，谓之催年鼓。是此风元时尚有之，据《菰城文献》压廨之说，盖始

于晋也。今则但有钲鼓并击，无复徒击鼓者。”所谓《菰城文献》压蜃之说，又见于同书“正月十五”条下：“元宵前后，家家鼓声不绝，谓之压蜃。相传江子汇有蜃蛰焉，颇为民患，葛仙翁令民间鸣鼓以压之，其声若曰‘葛公在，葛公在。’（《菰城文献》。按，今多杂以钲鼓，谓之元宵锣鼓。）”^⑧同治《湖州府志》在所引《菰城文献》“葛公在”句后，接着有“后有见一老人行市中，形貌甚怪，闻元宵鼓，谓人曰‘吾听鼓声辄头疼不能堪，奈何奈何！’忽不见，人以为蜃精。”^⑨葛公即葛洪，丹阳句容人，号葛仙公。《晋书》卷七十二有传。记载“太安中，石冰作乱，吴兴太守顾秘为义军都督……秘檄洪为将兵都尉，攻冰别率，破之，迁伏波将军”。吴兴即湖州，葛洪令民间鸣鼓压蜃蛰或在此时。“江子汇有蜃蛰”，是说大蛤潜伏于江子汇。因葛洪会神仙术，故百姓呼喊“葛公在”来恫吓蜃蛰。从民间传说蜃精形貌怪、会变老人、闻鼓头疼来看，当属于妖孽之类。人们在正月十五日击鼓打耗上溯葛洪不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此说成立，那么稍早于葛洪的祢衡试鼓选在正月十五日，也许正是因为此时为打耗日。乾隆《湖州府志》的作者还告诉我们，元代岁时击鼓活动的时间上限是冬至。

乾隆《湖州府志》记载清代该府仍有击鼓“压蜃”之俗，实际上是在春天来临时压住潜伏的虫害之意，这一“压蜃”民俗，又称之为“打耗”。湖州府的其他几部方志也记载了“打耗”习俗，击鼓时间有所变化，如嘉庆《长兴县志》是在腊月二十四祀灶日，民国《乌青镇志》是在除夕。^⑩我想这可能是打耗与腊鼓的某种渊源关系吧。

（三）饲耗

冬至日在门扉和器物上粘糯米丸给耗，谓之“饲耗”、“餽

耗”，此俗流行于明清时代福建漳州府及其邻近地区。

有关明代的饲耗之俗，可看漳州的两部方志。嘉靖《龙溪县志》卷一《地理·四时土俗》记载：“冬至，作糲员汤，家众圆栾而食，谓之添岁。门户、器物或以一枚糊其上，谓之饲耗。”崇祯《海澄县志》卷十一《风土志·岁时》：“人家作米丸祀神，家众团乐而食之，谓之添岁，即所谓亚岁也。门扉、器物各粘一丸其上，谓之饲耗。”

清代漳州府方志也有饲耗记载，如康熙《诏安县志》：“冬至，人家作米团而食，谓之添岁。门扉、器物各以一丸粘其上，谓之饲耗。”康熙《平和县志》说冬至日“又作细丸遍涂门户及器皿中，名为祀耗，以禳耗致，惟有丧之家则不敢作丸，亲属或有馈之者。”^④该志点明祀耗的目的是“以禳耗致”。道光《龙岩州志》卷七《风俗志》：“冬至，俗以糯米粉为丸汤，荐之家神，长幼会食，谓之添岁，又以粘树物门字，谓之饲耗。”同样的记载又见于光绪《宁洋县志》。^⑤邻近漳州属泉州的地方也有此俗，但名之为“餽耗”。道光《厦门志》记载，冬至“舂米为圆，谓之添岁；粘米圆于门，谓之餽耗。”同治《金门志》：“冬至，俗不相贺，祭祠堂，舂米为丸，曰添岁，黎明粘丸于门，曰餽耗。”^⑥

总之，饲耗（餽耗）应同添岁联系起来考虑，古人有“冬至大如年”之语，认为冬至既是一阳之始，又曾为岁首，所以要迎阳庆贺，添岁即又增加了一年，故要庆贺。饲耗则是以给耗食物讨好之，希冀来年一帆风顺。

（四）除耗

即祀灶日以钟馗驱除虚耗。明天启浙江《平湖县志》卷十《风俗志·岁时》记载腊月二十四：“逐除，人并戴胡头及作钟馗，

以逐疾除耗。”这是钟馗信仰同傩礼的混合。清康熙山西《汾阳县志》说腊月二十四日：“图钟馗像悬门，以除虚耗。”^④钟馗起到门神的作用。

上述除耗习俗实际上是随着钟馗信仰出现的，是承袭了唐宋以来的传统。吕原明《岁时杂记》说：“旧传唐明皇不豫，禁鬼物，其名曰钟馗，既寢，遂安。令家家图其形象于门壁，禁中每岁则赐二府各一幀，又或作钟馗小妹之形，皆为捕魍魅之状，或役使鬼物，又云钟馗、门神，桃符板诸物，皆俟家祭毕设之，恐惊祖先也。”^⑤可见唐代民间就在门上挂钟馗像驱鬼。宋代吴自牧《梦粱录》卷六说进入十二月，驱傩活动中就有人装扮钟馗。由于岁旦在即，“纸马铺印钟馗、财马、田头马等，馈与主顾。”至除夜人们要“挂钟馗”。

宋代门挂钟馗像和扮钟馗驱傩两种形式在明清时代仍流行，尤以前者为最。明代方志中除夕门挂钟馗的记载不少，如万历《贵州通志》卷三《贵阳府·风俗》：“门挂钟馗以压邪魅”；嘉靖河南《通许县志》卷上《人物·风俗附》：“置桃符、钟馗于门”；万历浙江《新昌县志》卷四《风俗志·岁时》：“设钟馗、桃符于门”。后者则被称为“跳钟馗”，如清顾禄《清嘉录》卷十二该条说：“丐者衣怀甲冑，装钟馗，沿门跳舞以逐鬼，亦月朔始，届除夕而止，谓之跳钟馗。”这些记载虽然未直接说是驱除虚耗，根据我们所引天启《平湖县志》和康熙《汾阳县志》记载来看，实际上是在除耗。

结 语

“虚耗”观念既有一个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又具有不同的

含义。

“虚耗”观念从根本上说是基于中国古代对宇宙本原及秩序的思考。“太虚”被认为是世界的本体，冥冥空虚中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主宰着人们的命运。古人在对虚空的探索中，将虚宿天象作为人间社会祸福的主宰，认为虚宿四司之气可化为厉并随阴气出来害人，“虚厉”一词反映了这种认识。

中国语是拟态语，具有因声求义的特点，最早的虚耗实际上是“魑”字。“虚”与“耗”相通，魑即耗鬼。鬼也等于夔，为了“穷治邪鬼”产生了“终葵”一词。“耗”有“恶”的词义，正月十六日耗磨日，集中反映出冥冥中存在着控制世界的力量，可造成亏损、消耗结果的观念。如《酉阳杂俎》卷十六记载的两个民间俗信事例就是很好的证明。其一，“旧说燕不入室，是井之虚也。取桐为男女各一投井中，燕必来。”说明虚制约着自然现象。其二，屋柱木无故生芝，其形“如龟蛇者，田蚕耗”。^⑧说明自然现象与耗的关系。再如宋人刘宰所说：“虚而邪入，乃成疴疾”。^⑨邪乘虚而入，可以致病。在汉晋时代，人们已将这种力量抽象成“虚耗”这一词汇。

终葵（即钟馗）治群厉的信仰在唐代兴盛。自古以来逐疫驱鬼的傩活动至唐代发生一些变化，原先作为驱鬼用的棍棒被人格化，成为驱鬼者。特别是唐玄宗夜梦钟馗捉鬼并食之，经唐朝政府大力宣传，使钟馗信仰广为传播，作为钟馗对立物的群厉、小鬼，也被具象化为虚耗鬼。

由于虚耗具有使人空虚、亏损、消耗的特性，恰好与老鼠的作用相同，在耗磨信仰的推动下，“耗”成为鼠的另一名称，人们把老鼠称为“耗子”，宋以后“照虚耗”在一些地区被理解为“照鼠耗”。

从唐宋开始流行种种禳除虚耗的习俗。

厉鬼于虚宿出现天空阴气流行的秋冬季活动，古代逐疫驱鬼也在此时开始，腊祭时进入高潮。唐宋以来的禳除虚耗活动也是在从冬至到元宵的期间举行，具体时间与形式是：

照虚耗。腊月二十四前后的祀灶日、除夕、元宵、天仓节进行，此俗反映古人以灯火驱鬼避邪的观念，照虚耗的场所，唐代是灶里，宋代扩大为厨、厕、门及床下，至清代广及浴室、井以及楼上、鸡埘、豕茆、屋里的角落和暗处。此外，时人认为上述场所是虚耗藏身和出没之地。

打耗。即在岁暮至来年的元宵节击鼓驱除鬼祟。此俗流行于浙江湖州，其兴起或许是基于鸣鼓腊祭以及耗磨日和压厯习俗。

饲耗。是冬至日在门扉和器物上粘糯米丸给耗，以讨好之。流行于明清时期福建漳州府及其邻近地区，它是贺冬与避邪观念的合一。

除耗，即祀灶日以跳钟馗或悬钟馗像驱除虚耗。

以上禳除虚耗习俗，是民众祈祷消灾避祸、迎新纳福心理的反映，四种形式中以照虚耗最为普及。

注 释

①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202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②《丛书集成初编》据十万卷楼排印本，第435~436页。

③高国藩《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中国民俗探微》，第335页，河海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④谷风主编《辞书集成》据频伽精舍刊本影印，第382页，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

⑤陶宗仪《说郛三种》本，卷六九第3219页。

- ⑥《中国风俗辞典》第9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版。
- ⑦高国藩《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第331~333页。
- ⑧转引自杨堃《社会学与民俗学》，第432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
- ⑨陆思贤《神话考古》，第221~222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
- ⑩关于颛顼的神格，可参阅陆思贤《神话考古》第六章之六“北方水颛顼系神话”。
- ⑪第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 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55册第365页。
- 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 ⑭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188页，192页。
- ⑮陆思贤《神话考古》第245页。
- ⑯山田庆儿《古代东亚哲学与科技文化》，第79~81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 ⑰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三。
- ⑱关于腊日与雉礼的关系，请参阅夏日新《腊日的习俗》，载《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
- ⑲转引自《辞源》第三册第1944页。
- ⑳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三九“照虚耗”条，第431页。
- ㉑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下），第1284页。按：以下凡出该汇编者，简注“××卷”。
- ㉒“华东卷”（下），第1205页。
- ㉓“华东卷”（中），第907页。
- ㉔“西南卷”（上），第354页。
- ㉕“华东卷”（下），第1342页。
- ㉖“华东卷”（下），第1374页。
- ㉗“中南卷”（上），第515页。
- ㉘“中南卷”（上），第532页。

⑳ “华东卷”（中），第 1062 页。

㉑ “中南卷”（下），第 784 页。

㉒ “华东卷”（中），第 1062 页，1064 页，1067 页，1075 页，1088 页。

㉓ “华东卷”（中），第 989 页。

㉔ “华北卷”，第 559 页。

㉕ 均见宗懔原著、谭麟译注《荆楚岁时记译注》，第 49 页，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㉖ 华鼎元辑《梓里联珠集》，第 116 页，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㉗ 《荆楚岁时记译注》第 133 页。

㉘ 第 439 页，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㉙ “华东卷”（中），第 736 页，730 页。

㉚ “华东卷”（中），第 737 页。

㉛ “华东卷”（中），第 762 页，719 页。

㉜ 以上漳州府事例，见“华东卷”（下），第 1319 页，1324 页。

㉝ “华东卷”（下），第 1331 页。

㉞ 以上泉州二志，见“华东卷”（下），第 1228 页，1308 页。

㉟ “华北卷”，第 602 页。

㊱ 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四〇所引。

㊲ 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53 页，151 页。

㊳ 《至顺镇江志》卷三《风俗》所载“杜祈祷”条引文。